

高河坎

雨停了，河風吹着，我只穿了一件單衣服，微微有些寒意。

船得下游上來，十幾個船夫，咕嚕，咕嚕地唱着嘹亮的歌調。還是原始的音樂，這是民間的詩歌，還是勞動者的心曲。我常在黃昏時候，是一個人的時候，靜聽他們歌唱。從這雄渾聲里，我領悟了勞動的旺盛，領悟了人類的欲求。勞動是人類美的，他把人的生活顯得開闊，而且把人的生活顯得充實。

一會兒從橋下灑過去，船夫一唱一吸，多麼輪迴。船兒伏伏在橋上，一會兒直起身子，赤胸瞭背的，那身軀粗壯得幾條牛。

「喂，這才是我愛吃的健康血液呵！」想起成千萬生吞活剝的人，我發覺的血液流了口氣。

念懷

。弟職。

夜霧從林梢洒落
是一張網
網住了迷惘的心
當天上的星光閃爍
露珠爬上了窗緣
有一雙低暗的眼眸
默默遙望……

秋天

發天，由於秋天有一笑，人們都愛好春天，時時的那隻鴿子——我飛回來，

失了戀人一樣，所有的子都從捷拿里滑進。

然而，當到你要求笑不笑，要哭不哭的時候，你的感覺又怎樣呢？在還可以在外面多逗留些時

神聖三丙，

神經病狂人癡人

個人的命運。於是我想
麼當時，順秋天飛上我的
眉梢，順秋天爬上我的
頭髮，順秋天走伴着我
同往。

還是從春天飛出去
了。

我在中學同過學的一個朋友，爲了愛人不愛他，
神經似失了「平衡」，說話也「語無倫次」；多少
人都稱他是神經病患者，可是，他在我面前卻是那樣
聰明，還沒有什麼特殊異常，不過，一見人總愛發
「問」上邊還問我愛嗎？」我覺得這話並沒有發神經
而是「世間」人間的真理了。

我不許人愛的道理，愛成了犯罪。

我教這這位朋友麼，幸好，人家叫他是神經
病，換而爲之即狂人；狂人沒有虛偽，也和天真的小孩
子一樣，意志得到自由發展，行動不受任何束縛，
不受少數的壓迫，不受勢力的引誘，放言不謬，個人
一等的，多少教化的「狂」的下面加一個「愛」，瘋人
覺得「狂」字，與「瘋」字有些弟兄關係，狂是活動
的，瘋是靜止的，世間上最善的爲「愛」，死的是被人
求之不得，得不到偏要去求便成爲「瘋」；死了的人尚
求，他偶覺其恢復，他心一寬
夫求，不可得的愛，雖是一片真心，往往難以得到對
方同情，勃然自露苦吃而已，所以癡人是天下最苦的
了。

我的這位朋友就要在大學畢業了，是狂人，癡人
，神經病，也是幸福，也是痛苦。

張作嘯

樂露香

地段東熙春：點地
 ○口場業商○
商齊
場齊
 敬件冬
 希件一
 早便九
 臨折
 ○起上月十○

禁煙行政萬歲！

川省禁烟後，越發管理嚴密，長景向省會請會報告本縣禁菸，我們只聽到「聽」，「不敢」這樣的字眼，以禁烟負責人露出這種「眼來」，可見事實上確是「不敢」是「不敢」那麼，今後四川禁烟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禁烟局爲了管理嚴密，午間之下，好像烟已禁絕，只是爲了辦理「善後」事宜，現在才知道不然，原來還正在「禁」，還沒有「禁絕」，更談不到「善後」了。

禁菸禁烟，種種種種，吸吸吸，派派派，售售售！煙五親家大概要永遠結綢了，嗚呼！禁菸萬歲！

説話

說話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難的事，最容易是三三兩兩談話，最難的是因爲擅長辭令的外交家也。社會的時談。

社會談話的人不止一種：(一)智性之物；(二)良心心聲；(三)豪傑，但帶感情，這是梁啟超之說；(四)長江大河，源源滾滾，字連馬勒，泰成黃金，這是奧維摩哩式；(五)科學，科學，科學，字連馬勒，無解不釋，並非有條，這是胡適之式；(六)尊卑嚴整，旁若無人，莊嚴肅穆，四座皆驚，這是錢文道式；(七)默然端坐，以逸待勞，片言偶發，快如響箭，這是黃旭仙式；(八)期期艾艾，隱隱約約，似欲言而止，以守爲攻，這是馮友蘭式。這些人的派別，雖不相同，以字爲曲，曲工之妙。普通人最喜用「口若懸河」四個字來形容會說話的人，其實據是復不恰當的形容。真正「口若懸河」，往往非君懸河；浙江潮黃雲漢的人，因爲他們這「會」的標準和一般人所定的不同。

林肯的話

「雅爾達」的人，但是實際上還有幾個能不在「油嘴」的當生和油嘴相仿的是說話不知遮蓋，不識隱晦高低，把想問的身分，不知不覺地把自己身分暴露了，想要恭維別人，不知不覺地使用了，使得別人的話句，這種「毛病」，終於在對先生會談時，終於吃了對先生恭維一位新穎說：

這種「應該研究」年心理說，再來開口恭維人。

為什麼要自殺？

○彭楚生譯。

美國費城的一個老百姓自殺了，留下這樣一紙遺書：

「我養了一個女兒的寡婦做太太。我的爸爸和我的女兒發生了戀愛而娶了她——這樣他們變成了我的女婿，而我的女兒却因為是我的爸爸的太太，於是變成了我的媳婦。

我的太太養了一個兒子，他當然是我的爸爸的小舅子，但同時他也是我的舅舅，因為他是我的後母的兄弟。

我的爸爸的太太變成了一個孩子的媽媽，這孩子當然是我的小弟弟，但他也是我的外孫，因為他是我的女兒的孩子。

照此推算，我的老婆就是我的外祖母，因為他是我的媽媽的母親——我在同一個時候就成為我的太太的丈夫又是她的外孫——既然我的太太的外祖母的丈夫是她的祖父——我便成為我自己外的祖父了。

馬克吐溫（簽字）

算不清的糊塗賬

林肯逸事

說「好了！讓我們來談談那條牛的犢，牛有幾條犢呢？」

「四條犢」，現成的回答。

「這是對的，」林肯說，「假使我們把那條牛是巴也叫作犢，那條牛應當有幾條？」

「什麼意思，五條犢，當然。」同賓說。

「你的錯處就在這裏了，」林肯說，「我們只把那尾巴叫作犢，并不真的使它變成犢啊！」

[illegible]